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四

人物

三十四

絳州

宋

母守素字表淳河中龍門人父昭裔偽蜀宰相太子太師致仕守素弱冠起家祕書郎累遷中書舍人召見其二子克温克恭並賜緋以次子克恭尚昶女廣政

二年拜工部尚書命代昭裔判鹽鐵父子相代時人榮之奉親勤至雖隆暑暮歸必朝服執簡以申昏定禮蜀亡入朝授工部侍郎賜錢三百萬以充蜀中莊產茶園直仍賜第汴城坐事免開寶初起國子祭酒征河東命權知趙州及平嶺表移知容州兼本管諸州水陸轉運使先是逋賊代輸皆納其妻女以為質守素表其事即日降詔禁止六年卒年五十三昭裔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勾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

學記白氏六帖鏤板守素齋至中朝行於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補三班奉職次子克恭尚昶女鑾國主歸宋至左監門衛將軍

王曙字晦叔隋東臯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僑河南第進士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入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定海縣為羣牧判官考集羣牧故事六卷上之遷太常丞判三司憑由理欠司坐舉進士降監廬州茶稅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龍

圖閣待制以右諫議大夫為河北轉運使坐部吏降
知壽州徙淮南轉運使勾當三班院權知開封府以
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盜以峻法卒夜告軍將亂立
辨其偽斬之蜀人比張詠號前張後王入為給事中
選兼太子賓客坐貢舉復為給事中兼羣牧使曙妻
寇準女準貶降知汝州再貶郢州團練副使起光祿
卿知襄州又徙汝州復給事中知潞州殺人獄具獨
疑之既而杜衍提點刑獄事果辨作辨獄記以戒徙

河南府永興軍召為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置使自此始玉清昭應宮災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重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遂召不復繕修又請三品以上立家廟以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疾請罷改戶

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陝州徙河陽再知河南府遷
吏部召為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卒贈
太保中書令謚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
自抑損喜浮圖法在西京歐陽修尹洙為官屬嘗舉
寇萊公以戒游宴修起對曰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
爾曙默然及為樞密使首薦修等置之館閣有集四
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戴斗奉使錄二卷集兩漢詔
議四十卷

王益恭字達夫曙子蔭衛尉寺丞性恬淡慕唐王龜數
解官就養曙治第西京益恭勸引年不果終喪遂以
尚書司門員外郎致仕間與浮圖隱者遍遊名園山
水累遷司農少卿卒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化先子舉進士為州第一推
與里人王嚴而處其下進士及第為隰州軍事推官
州人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博者適至邏卒捕
送州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實徙儀州

推官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潰腐奎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盧之翰始怒既而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改大理寺丞知莆田縣請蠲南閩時稅鹹魚蒲草錢遷殿中丞知長水縣徙知興州歲調兵三百采鐵給錢監而歲入不償費奎奏聽民自采所輸輒倍之遷太常博士向敏中薦殿中侍御史出為陝西轉運使趙德明言延州蕃侵黑林平地奎閱郡籍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移文錄示之遂伏坐失舉免起

通判陝州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副使遷江
淮制置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進吏部員
外郎奪哀擢三司戶部副司與使李士衡爭論事改
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延州趙元昊遣吏至汴請俸
吏因市禁物隱關算請留蜀道縑帛于關中轉致給
之遷吏部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為政嚴敏擊
斷無所貸上益加重使遼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
中丞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遼使

蕭從願請見章獻后且言南使至遼者皆入見奎時館伴折之曰今垂簾聽政雖本朝羣臣亦未嘗見也乃已或讒漏禁中語改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務為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算歲中積粟三百萬征算餘三千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得芻粟十餘萬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請留壘書褒諭不許成都民婦訟子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汝貸矣母子遂如初

嘗夜燕戍卒殺人人皆奔走奎密遣捕殺之坐客莫
知臨事持重明決多類此召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
使遂參知政事上諭曰章聖嘗以為卿可任今用卿
章聖意也俄遷給事中上嘗謂輔臣曰臣事君鮮有
克終奎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也歷數唐開元天寶時
事以對上然之遷尚書禮部侍郎章獻謁太廟欲被
服袞冕奎力陳其不可不聽及章獻喪上曰頃數引
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

章聖于地下卒以后服斂因上言請逐內侍羅崇勳等以喘疾數辭位罷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上手書禁方賜之卒贈兵部尚書謚簡肅奎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真宗數宴大臣奎諫曰天下誠無事而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上善其言及參知政事謀議無所避又能知人善任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為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從子為嗣張觀字思正絳州絳縣人少謹愿好學中服勤辭學科

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解州坐失劾鹽池吏降監河
中府稅復通判果州改祕書省祕書郎仁宗初遷太
常丞擢右正言直史館為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
注改右司諫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出知杭州還判國
子監權發遣開封府事進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累
遷左司郎中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災異求直言上
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四曰節用河北
水又條七事曰導積水以寬播種緩催欠以省禁錮

寬刑罰以振淹獄收逃田以募歸復罷工役以先急
務止配率以阜民財通商旅以濟艱食復知審官院
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康定中西兵失利議點鄉兵久
不決遂與王駿陳執中俱罷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
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河壞孫陳埽或請趨北原觀
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躬率卒徒增築之隄完水亦
退徙鄆州請弛鹽禁以便民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
歷知應天府孟州河南府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請便郡養父居業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月餘拜左
丞父憂哀毀既練卒贈吏部尚書諡文孝觀嘗上書
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為京官及觀貴居業
至大府卿嘗嘉洛山川風物觀買田宅營林榭以適
其意蚤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恬曠
少欲書必楷無一行草仁宗飛白書清字賜之以賞
其節云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少孤力學通經史百家書第

崇寧五年進士對策言章惇誤國累官河南洛陽令
宰相吳敏知其能擢開封士曹議割三鎮鼎曰祖宗
之地不可與人何庸議已而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
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除戶部員外郎知樞
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幸建康言宜以六宮所
止為行宮車駕所止為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
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應詔
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

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乃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又遷殿中侍御史王德擅殺韓世忠將而世忠亦奪建康守府解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為命鼎鞫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

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御無愧昔人矣
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
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
御史幸會稽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請督王
瓚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廣德劉光世渡江駐蘄黃
為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
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
取中原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

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
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
勝於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
為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翰林學士不拜改吏
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
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
威堅卧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鼎復
為中丞曰朕每聞前朝忠諫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

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浚往援之浚不行楚遂陷金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嘗以敵退援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申軍律治甲兵即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遂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建康又移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衆不

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不利走襄陽竟陷召
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議取襄陽上問岳飛可使
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樞徐俯異議飛出
師竟復襄陽鼎乞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
光世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偽齊宿遷令來歸俯
欲斬送劉豫鼎復爭之俯求去朱勝非兼知樞密院
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叅政通知由是為勝非
所忌除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上曰四川全盛

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為宣撫副使鼎奏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乃改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書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況在

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多留行會邊報
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
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合兵
入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為當進討
鼎是其言有勸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
亦欲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
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浚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

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劉豫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乃止簽書樞

密院胡松年尋自江上還言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
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
院命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謀北歸鼎曰金
人無能為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
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
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
鼎曰公頃言金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
邀而來非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

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採羣言為善後計詔呂頤浩等議之五年還臨安晉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置座右次第奏行及封瑗建國公建資善堂鼎薦范冲為翊善朱震為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監修神宗哲宗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

以賜卿欲共由斯道疏謝劉麟劉猷分路入寇時張浚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淞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為憂鼎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勦敵光世乞捨廬退保采石鼎奏曰官軍與豫戰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浚合光世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浚軍至藕塘與猷戰大敗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會光世光世已棄廬鼎曰

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臨安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

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為將無故
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
紹興府七年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為都統制鄺
瓊副之並聽參謀呂祉節制瓊執祉以全軍降偽齊
浚引咎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鼎入對拜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
言淮西報初至朕不為動鼎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
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

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迤無警鼎嘗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下罪已詔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謫浚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掇解猶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乃解鼎再相或議

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劉豫廢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多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上喜曰朕常慮江淮數百里備禦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金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信鼎曰羣臣憤懣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宜以不得已諭之上從其言羣議遂息時欲抵潘良貴罪併逐常同鼎奏向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二人竟出給事中張致遠

不書黃上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
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
繼留身奏事既出鼎問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
樂耳御筆璩除節鉞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
下皆知陛下有子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以繫人心
也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鼎嘗闕和議與
檜意不合及鼎爭璩檜乘間擠之又薦蕭振為侍御
史根本鼎所引及入臺劾罷參知政事劉大中鼎曰

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
為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言戒出
趙鼎意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
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
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
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
憾之鼎既去王庶入對上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
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

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或不從則已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為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責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戶部官進錢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聞上遂出為郡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

十人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
中常同林季仲之流能用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霈胡
世將周祕陳公輔之徒能去之乎乃徙世將而公輔
等尋補外上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疎遠小
臣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
何不露章薦引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
以為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
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

信論之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又論之命提舉洞
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
翁又論之謫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謫清
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
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又誣之移
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
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
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

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
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
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
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
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
歸葬孝宗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後配享高宗廟
庭擢其孫十有二人鼎為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
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

號得全集論者謂中興賢相以鼎為稱首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僑家焉宗政幼豪偉有膽略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率義士據險邀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竒之補承節郎棗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襄陽嘉定十年金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三軍設三伏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

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
時帥京西差權棗陽軍初抵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
之軍民股栗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
金帥完顏薩布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
大小七十餘戰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乃周城開濠
四面兵列濠外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
壯士乘間突擊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率
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

完顏阿格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
豬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弩
子手貳千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礦石工埴城運
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
道初戰棚防城隕穿窬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鞞以
熏之金人室以濕氈析路剝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
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
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傅正城深坑

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
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水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園樓
登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城軍自下夾擊
金兵墜死燎焰金將於後拒馬揮刀迫令前自斫至
夕死傷踵接梯橋盡燬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
棚宗政激將血戰凡十五陣金兵死者千餘弩子手
十死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砲愈急會王大
任領銳卒一千轉鬪入城遂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

更金人橫屍遍地阿格走奪銅印十有六獲輜重牛馬萬計升武功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金境檄宗政圖之二鼓而拔燔聚夷若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代許國為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陳迺於西北濠外瀦水為濘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萬數發廩贍之給田荆屋與居籍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俄病卒轉右武大

夫團練使防禦使宗政為將有功怨必賞有罪親必
罰好賢樂善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
為罷市慟哭

孟珙字璞玉絳州人僑棗陽宗政子也四世祖安嘗從
岳飛有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珙料其必
窺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翼日諸
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援棗
陽常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

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完顏阿格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復取它道劫金破砦十有八斬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升下班祇應十四年制置使趙方辟光化尉轉進武校尉十六年特授承信郎父憂起復辭訖葬轉成忠郎理宗特授忠翊郎差峽州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京湖制置差提督虎翼突騎軍馬又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徑左右軍統制初

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
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紹
定元年荆平堰於棗陽自城至軍四十八里由八壘
河經漸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
頃立十莊三轄軍民分屯收五十萬石又命忠順軍
家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二年升京西第五正將
棗陽軍總轄本軍屯駐忠順三軍明年差京西兵馬
都監母憂起復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

軍六年元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與
武天錫伊喇瑗犄角天錫聚衆二十萬珙逼其壘一
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獲五千級俘將
士四百餘人戶十二萬二千有奇授江陵府副都統
制賜金帶嘗語制置司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人
不為少然須木查騰雲呂堰等砦受節制乃可濟已
而劉全雷去危戰夏家橋小捷金人尋犯呂堰珙喜
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

險若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獲甲士五十有一斬首
三千馬牛橐駝萬計歸其民三萬二千有奇瑗請降
得縣五鎮二十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馬軍千五百步
軍萬四千戶三萬五千三百口十二萬五千五百五
十三珙入城以賓禮見瑗仙自順陽退屯馬蹬金順
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請少壯
籍為軍俾自耕守才能者分土地任職使各招其徒
制置司是之七月己酉仙將劉儀降珙問虛實儀曰

仙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帥成擒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入砦金人不疑為宋軍乃分據蒼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楊清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小元帥首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赫舍哩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戮山積餘逸

去者復為成明伏軍所得衆萬二千三百來歸師還
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三戰三克丁順等尋破穆
呼哩砮珙召儀曰此砮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招
之乎儀曰晉德與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
必來乃遣德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軍
榜以往從之德顯即日乞降復遣儀候之顯軍五千
未解甲珙令作栲栳陣入周視良久饗以牛酒珙料
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

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
麾旗伏四起仙衆枕藉厓谷山為之顛殺其將烏
舍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
河儀還具言仙謀往商州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
刻召文彬等受方略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
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
前分兵進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
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鮎魚砦仙易服遁復戰於

銀葫蘆山又敗仙與五六騎奔降其衆七萬人獲甲
兵無算還軍襄陽轉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
元遣王楫約攻蔡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盡護諸將
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
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千二百級元帥布展遣使來
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布展喜約為兄弟
酌馬湏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
入汝河擒偏裨八十有七人降人言城中饑珙曰當

盡死而守以防突圍與布展約南北軍無相犯決堰
水布虎落元萬戶張柔將入城中流矢如蝟珙麾先
鋒挾柔以出撥發官宋榮不肅杖之黎明珙進逼石
橋鈎致生俘郭山戰少却斬山以徇殊死戰進逼柴
潭立柵俘金人百有二斬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
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俘其
將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
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

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
造地設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
決而注之澗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珙曰所謂堅
者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
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右副點檢溫端礫
之城下進逼土門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降者言城中
絕糧已三月珙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已
酉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

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
烏庫哩噶老殺其元帥烏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
開招布展入江海執參政張天綱以歸得金謚寶玉
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
馬軍行司公事擢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
司職事特遣使朝陵諜云元兵哨已及孟津珙曰吾
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待師至吾已歸矣於是
晝夜兼行與二使至陵下成禮而歸制置司奏留珙

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銳
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灤北樊城新野唐鄧間
俄令赴樞密院稟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衛
馬軍司公事駐黃州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
國破蔡功尤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
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上問恢復對曰願寬民
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問和議對曰臣當言戰不當言
和賜賚甚厚兼知光黃州三年至黃增埤浚隍蒐訪

軍實邊民來歸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
建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荆章家山母家山兩堡
為先鋒虎翼飛虎營兼主管管內安撫司公事節制
黃蘄光信陽四郡軍馬元兵攻蘄州解其圍又攻襄
陽隋荆門郢守皆委郡去復州守死之衆謂宜令珙往
援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一
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
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趙

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
元年封隋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
府京西湖北安撫副使尋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將
特默岱入漢陽境口雲布哈入淮甸蘄舒守委郡去
光守降攻黃守將戰復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
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全其城斬逗留者四十有
九人以徇御筆賞將士特賜珙金盃珙益金以予諸
將遣醫視療士卒皆感泣二年春授寧遠軍承宣使

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珙以三軍賞典未頒表辭詔曰封爵之序自將帥始卿奚辭尋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督視行府叅謀官又升制置使兼知岳州迺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張浚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劉全戰家頭樊城郎神山屢捷三年春正月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得壯士百餘籍為

忠衛軍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通饋
饟得荆門然後可出奇兵由是發兵深入所至以捷
聞珙奏曰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
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
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
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庚寅元兵欲臨江珙
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給餉以二千人
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忠衛舊將晉德來歸獎用之珙

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聲援遣于德興守歸
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闕江密遣劉全拒敵伍思
智以千人屯施州元將塔海圖薩入蜀師號八十萬
瑛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間道抵均州防遏元
兵度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瑛兄璟時為湖北安撫副
使知峽州瑛請帥師西上璟調金鐸一軍迎拒於歸
州大瑛砦劉義捷於巴東縣之清平村瑛弟璋選精
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進封子瑛條上流備

禦宜為藩籬三層乞初制置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
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鼎澧為
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各屯萬人
舟師隸馬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柳
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
靖三州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元
兵布種積船材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
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燒船材又遣張德劉整入

蔡火其積聚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招集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號寧武軍令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阿魯巴圖爾帥所部來降荆飛鶻軍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交章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鬪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大慚釐蜀弊政為條班諸郡縣曰差除計屬曰功賞不明曰減尅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

罔又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
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課殿最俾諸
司奉行之黎守言大理國請入貢珙報大理自通邕
廣不宜取道川蜀却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
使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
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降
詔獎諭靖州徭林賽良為亂遣王瑀平之淳祐二年
建祠岳陽祀京襄死節死事臣賜名閔忠廟遣李得

帥精兵四千赴援淮東子之經監軍京兆伊克諾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鶻嶺關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棧全齋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會諸軍元兵至三川下令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使高達斬以徇諸將稟命惟謹元兵至瀘珙命重慶分司應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

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
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
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
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
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
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
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
略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餉屯田米十萬石

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之經為策應司都統制四年
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
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
誰實捍患識者是之調京湖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
遣劉全將以往繼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
壽春五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即渡何必預遣先一日
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
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以職事修舉轉行兩官許回

授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
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
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
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水舊自城西入江
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
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工百七
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珙以身鎮江陵而兄璟帥
武昌非故事乞歸田不允詔以兵五千援淮使張漢

英帥之又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剗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元將塔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檄兩淮為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珙奏蜀士聚公安襄士聚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使有所教養上題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

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
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珙白於朝不省珙嘆曰三
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革乞休致授檢
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卒於江陵府治時九月
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隕境內聲如雷卒之夕大風發
屋折木上震悼輟朝賻銀絹各千特贈少師三贈至
太師封吉國公諡忠襄廟曰威愛珙忠君體國可貫
金石在軍中論事言人人異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

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義撫接名位雖重惟
建鼓旗臨將士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
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
易著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段應規司理叅軍門族蕃大連薨接閉相望屹然邑人
號為司理庄四世孫季亨季良季良生矩俱有隱德

金

李愈字景韓絳州正平人業儒術登正隆五年詞賦進

士調河南澠池主簿察廉優等為平陽監酒副使遷
冀氏令至解州刺史章宗即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
轉運使改同知濟南府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
定武軍節度使從王賜宴北部還言諸部所貢馬止
可委招討司受於界上量給迴賜務省費以廣邊儲
擬自臨潢至西夏沿邊創設重鎮十數仍選猛安謀
克勳臣子孫有材力者使居其職田給於軍者許募
漢人佃種不必遠輓牛頭粟而兵自富強矣上覽其

奏謂愈一書生用心之忠如是下尚書省議愈尋遷
同知西京留守復表乞斷自宸衷上納用焉自是命
五年一宴賜人以為便改棣州防禦使未幾授大興
府治中北京提刑范楫知歸德府鄧儼各舉自代擢
為河南路提刑使上言本司見置許州乞移治南京
留官一員餘分部巡按從之時九路提刑以愈為最
五年入覲平章守貞謂愈見職甚幹上曰愈敢為所
論河決事宜遣大臣護視以慰人心其言良是尋改

河平軍節度使承安二年徙順義軍秦屯田利害上
遣使宣諭仍降金牌俾領其事四年刑部尚書闕議
用愈或言愈病上曰愈比陳言有退地千里而爭言
其功之語卿等定惡愈多言耶特召用之愈奏故事
陳言者洩漏並行科罪仍給告人賞此蓋所以防閑
小人比年詔求直言命朝臣轉對外路官皆許言事
此皆樂聞忠讜之意請除去舊條以廣言路上嘉納
焉尋為賀宋正旦副使泰和二年春將幸長樂川愈

切諫曰方今戍卒貧弱百姓騷然三汭尤近界陞兼
聞泰和宮在兩山間地形狹隘雨潦湓集固不若北
宮池臺之勝優游閒適也不從夏四月復言一旦不
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棟摩等皆不足恃况皇嗣
未立羣心無定豈可遠事逸游哉上異其言復授河
平軍節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泰和六年七十二
諡清獻著狂愚集二十卷

李革字君美河津人父餘慶三至廷試不遂革頴悟讀

書一再誦輒記太定二十五年進士調正定主簿察
廉遷韓城令同知州事納富商賂以歲課軍須配屬
縣革獨不聽提刑司以為能遷河北東路轉運都勾
判官太原推官母憂起復大興縣令中都左警巡使
南京提刑判官監察御史同知昭義軍節度事父憂
起復簽南京按察事泰和六年伐宋革被詔體訪三
路官員能否改刑部員外郎調觀州刺史兼提舉漕
運陝西西路按察副使大興府治中知府圖克坦南平

貴倖用事勢頃中外遣所親以進取誘革革拒之貞祐二年遷戶部侍郎宣宗遷汴行河北西路六部事遷知開封府河南勸農使戶部吏部尚書陝西行省叅議官四年拜叅知政事革奏有司各以情見引用斷例牽合附會實啓倖門乞凡斷例勅條特旨奏斷不為永格者不許引用皆以律為正詔從之是歲元兵破潼關上表請罪不許罷為絳陽軍節度使興定元年知平陽府事權叅知政事代胥鼎為河東行省

是時興兵伐宋革上書曰今之計當休兵息民養銳待敵宋雖造釁止可自備若不忍小忿以勤遠略恐或乘之不能支也不納二年十月平陽被圍元兵入革自殺贈尚書右丞

陳規字正叔絳州稷山人博學能文明昌五年詞賦進士貞祐初為監察御史三年上言叅政侯摯初以都西立功獲不次之用遂自請鎮撫河北陛下欲責其報效遽授以執政顧乃盤桓西山不能進退及召還

闕自當辭退乃恬然安居目視今疆土日蹙將帥之
人士不選練守令貪殘盜賊滋起災變不息不能日
夜講求啓告陛下徒日閱按倉庫規畫權酷豈大臣
所宜親願量其才分別加任使無令負天下之謗不
報又言警巡使馮祥進由刀筆無他才能第以慘刻
督責為事由是升職恐長殘虐之風乞黜退以勵餘
者詔罷祥職且諭規曰卿敢言如此朕甚嘉之時沿
河悉禁米斛河北艱食四年規上言昔秦晉為讐一

遇年饑則互輸之粟今聖主在上一視同仁豈可以
一家之民自限南北坐視困餒而不救哉况軍民効
死禦敵若復乏食何以自聊人心一搖為害不細請
於太陽孟津等渡閱視過河物每石官收毋得過半
庶幾利厚息者輻輳而往公私稍足宰執議埃元兵
還行之規請三月巡按至徐州言節度副使赫舍哩
鶴壽往討紅襖賊大掠良民乞敕有司放免餘路但
有掠國人為驅者一體施行庶幾河朔有所係望詔

從之又奏河北瀕河州縣距一舍為一寨籍居民為
兵數寨置一總領率皆閒官無賴徵逐取給日以為
常敵至伏匿不出敵去騷擾如初朝廷重柄豈可輕
假小人宜皆罷去第委宣撫司從宜措畫足矣制可
七月復條陳八事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任臺諫以
廣耳目崇節儉以答天意選守令以結民心博謀羣
臣以定大計愛重官賞以勸有功選將帥以明軍法
練士卒以奮兵威而論責大臣曰宰相大臣社稷生

靈繫以安危乃每朝奏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未
互生異同俱非救時之急况近詔軍旅專委樞府尚
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是親其細而不圖其大也
伏願大計密謀省院同議可否則為大臣者有所責
矣上付省詰問宰執惡其紛更謂言多不當上初無
意加罪祇令御史臺諭之尋出為徐州帥府經歷哀
宗立召為右司諫權吏部郎中正大元年議修復河
中府規與完顏蘇呼楊雲翼言河中今為無人之境

陝西民力又困雖修亦不能守不若令見屯軍士量力補治待其可守營修未晚從之尋坐尚書趙伯成為王京所訟規亦解職十一月改充補闕又言將相非才且薦數人可用者二年奏五事一尚書省兼理樞密院如大定明昌故事二簡留親衛軍三沙汰冗軍減行樞密院帥府四選大臣為宣撫使招集流亡五選官置所議一切省減略施行之四月大旱詔規審理冤滯規奏雨水不時則責審理其職變理者當

何如且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陝西
行尚書省二帥府五皆得以便宜殺人寃獄在此不
在州縣上善之而不能有為也十一月上面諭宋人
事規進曰帝王兵貴萬全昔光武所征必克猶言每
一出兵頭鬚為白也又諭和蒙古無益規獨進曰陝
西兵將冗懦恐不可用烏庫哩蘇赫曰陳規言非是
監察御史完顏錫沙和之規對曰和非上策又不可
必成然事勢不得不然使彼難從猶可激勵將士以

待其變事竟不行十月與右拾遺李大節劾同判大
睦親事薩哈連諂佞招權納賄出薩哈連為中京留
守朝廷快之五年二月又與大節言將帥出兵每為
近臣牽制不得專輒至送宣傳旨公受賂遺而臣僚
多罪同罰異上納之規言事不少假借凡宮中舉事
必恐其有言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
衣及進御召問陳規知否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
畏其言而一時近臣竊議亦曰畏陳正叔後出為中

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論惜之規剛毅質實篤學至老
不廢詩有律度渾源劉從益見其所上八事歎曰宰
相材也每與人論時事輒憤惋南渡後諫官稱許古
陳規而規不以訐直自名尤見重云死之日家無一
金知友為葬之子良臣

李復亨字仲修滎州河津人年十八登進士復中書判
優等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
不取度必有仇一人橐中盛佩刀不服詰以刀斫馬

血火燬之則刃青其人款伏果與逆旅主人有仇以
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牛耳盡召里中人至使牛
家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察
廉轉臨洮府并陝西東路戶籍河東北路度支皆為
判官泰和中伐宋充宣撫司經歷俄遷解鹽副使歷
同知保大震武節度事母憂起復震武遥授忻州刺
史正祐間歷左司員外郎郎中遷翰林直學士行三
司事興定三年言近日伐宋恐宋人乘虛掩襲故籍

邊鄙民為軍今大軍已還乞罷遣歸本業從之復舉
陳留縣令程震等二十九人農桑有効徵科均一朝
廷皆遷擢之是歲七月置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掌
勸農催租軍須科差及鹽鐵酒榷等事復亨攝西路
治河南奏民間銷毀農具以供軍器非便其汝州魯
山寶豐鄧州南皆產鐵募工置冶可以獲利且不厲
民又奏陽武設賣鹽官以佐軍用禁止滄濱鹽勿令
過河使河南食陽武解鹽河北食滄濱鹽南北俱濟

詔尚書省行之九月以勸農有勞遷兵部尚書再閱
月轉吏部權參知政事四年三月真拜參知政事兼
修國史七月河南雨水害稼為宣慰使循行郡縣凡
官吏貪污不治者得廢罷推治復亨奏禁官吏會飲
又奏民間差發養驛馬最甚可依舊設回馬官官給
使者食料歲終會計均賦於民又奏招河東河北移
民耕種河南閒田全免被災及沿邊郡縣租稅內地
半之以救塗炭之民資蓄積之用詔有司議行焉還

奏南陽禾麥雖傷土性宜稻今因久雨乃更滋茂可
增直糴稻給唐鄧軍食制可無何被詔提控軍興糧
草時河渡不通陝西鹽價踊貴乞以粟互易詔戶部
從長規措復享有會計才號能吏故驟至通顯既執
政頗矜持自營譽望頓減五年因監廷試謬放進士
盧元及第奪兩官罷為安國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十
一月城破自殺年四十六贈資德大夫知河中府事
梁持勝字經甫稷山人保大軍節度使襄之子多力善

射泰和六年進士復中宏詞累官太常博士遷咸平
路宣撫使經歷官興定初宣撫使富森萬努有異志
欲棄咸平持勝力沮萬努怒杖之上京行省太平與
萬努通謀口稱持勝忠署左右司員外郎而焚毀上
京奪元帥承充軍持勝與提控咸平治中費摩薩布
萬戶韓公恕約殺太平復推承充行省事事泄俱被
害贈中順大夫韓州刺史

段恒稷山人字元貞鈞孫素以德誼才學聞應詞賦進

士舉屢中至御試輒有蹉跌金南渡之歲詔曾三赴
廷試不中選年五十者賜同進士及第人多冒濫求
進公獨曰吾實四十有九將求入仕欺君可乎終不

陳

段鐸字文仲矩子少孤以孝謹聞有大志與兄鈞同登
詞賦進士調長安簿陞兵部主事審決河北路刑獄
授曹州刺史華州防禦使草疏求退躡進兩階加護
軍武威郡開國侯以疾卒於家

元

孔錦山字晉望雄勇多智略善騎射初襲父爵千夫長
從征累有功戰於茶山墜馬騰上者三世祖賜錦衣
弓矢鞍勒累陞碉門等處鎮守萬戶子圖魯卜有父
風次額森布哈俱碉門等處副千戶佩虎符

史遷建堂後裔初封鎮西元帥後入朝為相子三承慶
承宗俱為令教民開水利植椒樹功德載蛟龍碑記
用禮管河津諸軍鄂囉

尉遲天澤絳州人仕金為庫官郡王岱遜拔絳州天澤
在俘中道見兵死者輒涕泣收埋之岱遜令佩金符
授霍州御衣局人匠總管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後徙鴈門讀春秋通大義辟懷
仁丞至元五年始立御史臺以天福為架閣管勾尋
拜監察御史條奏宰相阿哈瑪特罪二十有四召廷辨
天福枚數之至於三氣沮色喪上曰此三者罪已在
不宥因目天福曰巴咱爾臣下有違太祖之制干朕

之紀者汝抨擊之母隱廷臣皆震悚巴咱爾者謂不
畏強悍猶虎也帝仍加厚賜天福曰言臣分也受賞
非分也卒不受時御史臺置二大夫天福曰古稱一
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頭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
有一蛇二頭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大
夫博羅遂以年少引退按行畿輔時監幹布得罪御
史按之不服天福廉得其死罪十有七俄以宥免經
臺門大詬急捕之檢行囊得賄侍御史烏薩特納救

免狀明日陞奏上曰彼七死猶赦汝欲何為天福對
罪十有七條赦七留十餘誰歸上悟戮幹布而斥安
十二年罷按察司天福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虞
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有司已也大夫旺沁特穆爾
駭曰微公言幾失之夜入帝卧内奏其言帝大悟詔
復立阿哈瑪特益不悅左遷衡州路同知不就後歷河
東淮西湖北諸道按察使善辨疑獄大德四年拜參
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六年卒年七十三

段輔字惟德思溫子奎章學士與虞集馬祖常等並兼
經榜官尋遷吏部尚書授湖廣等處叅知政事除陝
西諸道行臺侍御史

尉遲德誠字信甫絳州人祖天澤霍州御衣局人匠總
管父鼐潞州知州德誠歷官太子率更丞至大元年
改詹事院都事二年遷家令司丞仁宗以為謹恪常
賜酒帛得侍左右數薦士出則未嘗語人廳事前有
粟苗不種而萌偶出一莖雙穗衆以為嘉禾陞家令

四年選為河東山西道宣慰司同知擊姦吏寬稅斂
上計入見上方食賜以餼餘擢工部尚書尋改陝西
行臺治書侍御史延祐元年遷京畿都漕運使二年
拜遼東道肅政廉訪使上疏言事曰勞諸王以懷其
心防出入以嚴宮禁立諫官以遠讒佞崇科舉以求
人材立常平以備荒年汰僧道以寬民力舉賢良以
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及拯鈔法裁冗官等事未
報卒年五十三

韓亨甫絳州人由中書省掾授監察御史後調東平路
總管至正間毛貴作亂守城死節贈陝西行中書叅
議

張仲儀字伯威絳州人以大官薦由絳學正累遷杭州
路總管府判官上下稱能吏海寧潮溢沒民田廬伯威
禱于海神水隨退遷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使歲
饑民將為變伯威單騎出撫之民感泣散去言于省
臣發粟賑濟陞撫州路總管卒年六十九

張鳴鶴方正篤學登進士第授晉寧路縣尹蒞政嚴明
吏民畏懷仕至工部司丞

李思敬字君讓仕至肅政廉訪使以孝廉稱子僕有文
學授榆社縣尹後至肅政廉訪副使僕子士林亦貴
時名其里曰登瀛

車海垣曲人奉上諭南陽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都元帥
府擬充萬戶侯勾當遇剿捕有功屢加陞賞子彥英
初任濟民渡譏察陞本縣辨稞務官總府

王晉卿垣曲人官金牌元帥守孟津立大功

明

高鐸字鳴道絳州人從李彥英游與陳行義共朝夕學益進洪武甲子舉鄉試第一登甲戌進士累官刑部侍郎調簽都御史舉師李彥英為平陽絳州訓導友陳行義為蘇穎知州督築留都城開三山街又奏遷金城驛為侯馬驛卒贈尚書

田深稷山人洪武甲子舉人拜福建道監察御史風裁

凜然廉譽丕著出為長葛知縣不揣威嚴以惠德化
民考績改知保定縣葛民赴闕奏留復任九載陞許
州知州惠愛廉平人歌來暮焉

趙朗垣曲人洪武乙丑進士授浙江道御史摘伏發奸
風裁峻厲朝廷重之呼為長御史

石堅絳縣人洪武中以貢生任齊河縣典史擢行人司
行人負忠義饒膽略永樂時高麗不庭抗疏請往平
之上問計將安出對曰兵難遙度陛下第命臣臣必

有以復陛下上奇其言遂以高麗事付之堅單騎往
面其主宣布朝廷威德高麗王笑謂子一人至吾國
何敢大言堅曰固知若必殺我但興師來勦若輩不
為虀粉乎高麗王拜服卒不煩一兵以片言警屬國
使奉正朔還授按察司副使

曹壁稷山人洪武間貢生清介有守初為洛川主簿遷
城固知縣調嘉定秩滿將還數萬人走闕下祈復任
留嘉定者又九年

趙鏞垣曲人洪武間以指揮奉命撫安本縣威惠有聲
後以功封南雄侯

李謙稷山人建文庚辰進士任開城知縣潔已惠民以
廉能著子磐宣德丁未進士任陝西道監察御史巡
按遼東風裁凜然孫壘中成化鄉試任直隸平谷縣
學訓導累官武昌府通判廉明公正吏民畏懷

王彬絳縣人永樂丙戌進士任直隸興濟縣知縣時運
河衝決城郭漂搖久難葺理彬臨河歎曰天欲溺吾

民何如溺我即投身于河門役挽帶隨之越明日漂尸于縣堂冠帶如生濟民哀而立祠歲時祭禱

郭鑑絳縣人宣德己酉舉人官廣西道監察御史出知兗州府加叅政銜致仕歸薛丈清瑄為之贊以杜詩趙抃比之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性穎敏年十二能為詩賦父貞任玉田教諭永嘉徐懷王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者儒僑北土貞並禮為瑄師

由是得聞洛閩之學乃盡焚所作詩賦專意講肄後
貞改官鄆陵鄆陵諸生多樸陋乃命瑄補鄆陵學生
永樂十八年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以省
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授御史三楊欲
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
以繼母憂歸正統初還朝尚書郭璉舉為山東提學
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為講
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稱薛夫子王振

語三楊吾鄉誰可為京卿者以瑄對召為大理左少卿三楊欲瑄一往見振俾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妻不肯妾遂訐妻毒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寃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受賄下獄論死瑄繫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

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繫下
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
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掾乃免刑久之釋
還景帝初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分
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即乞休學士江
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
久不決瑄執寘之法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粟
火富豪居竄海濱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判當死者

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憲曰此老倔彊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請老不許英宗復用楊善薦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下羣臣議瑄力言於上獲減一等上數召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已見石亨曹吉祥亂政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久居此乎疏乞骸骨許歸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為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為世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

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
所得學者宗之天順八年六月得疾賦詩曰矮房紙
帳竹屏風睡覺東窻日已紅七十年來無一事此心
惟覺性天通危坐正寢而逝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尚
書諡文清弘治時給事中張九功請從祀詔祀於鄉
已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
請祠名賜名正學隆慶六年詔從祀大成廟庭

寧瑛稷山人正統壬戌進士授禮部主事尋擢湖廣布

政司叅議陞叅政時荆襄盜發上命將勦之瑛督餉
不乏既平賜衣二襲

陶銓字文衡絳州人正統乙丑進士授行人奉命至太
原會中官王振亦至聲勢烜赫銓不一往謁陞陝
西叅議和平愷悌士民戴之致仕歸與鄉里耆碩為
九老延齡會有盜持炬入室見其所有惟敝書舊衣
歎息去有司欲窮治銓曰彼以貧來值吾貧而去奚
究焉其温厚類如此

普暉垣曲人景泰癸酉舉人授白河知縣政聲卓異除
虎害民立生祠陞監察御史執法劾奸擢山東按察
僉事大臣迭薦有經濟才將大用尋卒時論惜之

薛璘河津人天順丁丑進士由評事知山東萊州廉明
節儉惠利及民期年卒于官民悲號如喪父母先守
兗州以萊州守易之兗民歌曰誰將萊州土來換兗
州金其得民愛慕如此

王哲字文明聞喜人天順庚辰進士授行人使浙蜀謝

餽遺不受擢監察御史劾邊將劉聚殺山谷民冒首
功誅之歷廣平鳳翔徽州知府革日供堂直銀及商
引錢徽人有不受錢之歌遷陝西叅政歛民鄭恕等
控撫按休寧民程文等走闕下乞留不獲為肖像紫
陽書院抵陝適歲饑軍餉告匱請于藩司得銀若干
兩易棉花給民令織布折租餉得無缺民亦賴之以
濟徇賊圍白水橫甚哲諭以禍福皆羅拜引還孝宗
旌內外廉官名在第四擢浙江右布政未幾以前在

秦時巡按與布政相構牽連罷歸或傳家宰語令自
辨哲笑謝之遂不復出家甚貧年七十六歲自為贊
詞卒

王衡字宗銓稷山人資性絕人弱冠登天順甲申進士
授淳安知縣屏豪彊裁冗費拜浙江道監察御史多
所建白出按遼東陳邊務時宜清理畿甸軍政又陳
革弊八事時宜六事出為松江知府奏華亭上海災
秋糧准納銀布又以舊糧運至瓜淮每致虧折奏請

就支本倉又劾平江伯不戢軍士有旨約束二運皆
停至今賴之又以織造至者多所需索持法裁之中
貴斂跡居官七年清介如一日以內艱去官起補廣
平知府引濬陽河灌田題曰利民閘時以農民輸粟
予官上疏痛言其弊事隨止陞浙江叅政轉陝西左
布政使減鹽值通商賈邊需以裕奏發帑銀五萬補
西安等郡逋負剛直忤時致政歸居第隘陋有司請
葺治不許守真履素不以勢利自多卒年僅五十有

四

陶璽字廷用絳州人叅議銓第四子天順甲申進士性
通敏廉潔初授戶部主事遷員外督德州倉儲先是
邾城所輸未足額當事者積其粟於河岸而逮繫其
官吏三年猶未結璽至廉得其狀即日釋之自是勸
輸恐後終其任無少逋者薊州民田五萬餘頃為權
貴人侵據奉命清查悉得守舊業齎帑銀餉遼左榆
林軍分給公平負戟之士胥歌舞山陝兩地歲存饑

民多流移有司徵逋賦甚亟力請蠲除得免遷郎中
出為長蘆運使前使藏金署井中求得之悉付還人
稱君子

趙仲輝聞喜人父璧舉人永清教諭仲輝成化乙酉舉
人時舉業者多記京華日抄仲輝奏請禁絕登辛丑
進士歷戶部郎中廣平知府嘉靖庚子廣平連曠巡
按山西顏其門曰清平太守之家孫九思進士海門
知縣調長洲卒于官

崔縉字縉紳聞喜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性方正好古其祖以縉先聘妻寒微貌陋曰汝中黃甲為京官可出此婦為而另娶縉曰此天地定配寒微荆布豈可忘乎不從士大夫義之

毛憲絳州人成化甲午舉人由三氏學教授任西安府學教授師道尊嚴言行不苟嘗曰士子讀書處事只求一個是且令諸生宿號舍夜行以巡之其貧而好學者必捐俸助給一時陶成最多陞韓府長史

李泰字時雍聞喜人沈默嗜學言動不苟嘗揭宋子書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詔學者曰此立命安身符
也中成化甲午舉人授林縣知縣為政以禮風清弊
革以艱歸補恩縣在任七載境內肅然及致仕恩人
挽送自邑達境上如失父母哭聲不絕抵家杜門讀
書非公不造邑庭三原馬光祿理題曰貞分先生

姚達字文達絳州人成化丁酉舉人授宜川訓導條約
嚴明教人以正心誠意之學士子皆有所矜式比三

年歲大饑使子偉抵家攜兄姪至宜川資俸以養九年秩滿改宣府萬全衛訓導衛諸生素務弧矢而輕詩書遠請於當道始新置學田進諸生講經史及孫吳書勤懇忘倦未幾京闈中式二人襲職至叅遊三人指揮千百戶三十餘人時諺曰邊陲文武臣多出先生門秩滿士大夫製詩留別諸生泣送百里外陞考城教諭條約嘗如宜川辭歸不允又陞彰德教授尋以疾致仕歷官四任清慎自持訓課有法為世所

罕覩焉

暢亨字文通河津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繇長垣知縣擢御史巡按浙江歲饑奏罷上供綾紗等物考察官吏奏免百五十餘人弘治元年二月景寧縣屏風山異獸萬餘大如羊色白銜尾浮空去亨請罷溫處銀鑛而置鎮守中官張慶於法章下銀課得減責慶陳狀慶因訐亨工科給事中龐泮言亨直詔停俸三月亨又劾僉事鄒滂滂亦訐亨慶等構之謫涇陽知縣卒

韓重字淳夫絳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性通敏魁梧初
授禮科給事歷本科都給事諫萬貴妃過寵又疏陳
西僧煽惑出為陝西叅政遷右布政使清軍務督馬
政以最擢應天府尹廉敏益著降旨褒諭補順天府
尹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遼陽劾奸宦梁玘貪橫罷之
擢南京兵部侍郎處公署中遇事直行已意改北京
兵部進南京工部尚書疏請止不急工役得俞允為
劉瑾所嫉因求致仕命下瑾令所私計算財費鉤致

年餘無所得居廣陵聽勘疽發背卒訃聞賜祭葬如
例重父英正統戊午舉人任惠州同知多惠政曾孫
科隆慶間貢生任濟南通判廉介有祖風

陶琰字廷信絳州人父銓進士陝西右參議琰舉成化
十六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弘治初
進員外郎晉固原兵備副使練士卒廣芻粟歷九年
部內晏如遷福建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正德初以
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遷刑部右侍郎陝西遊擊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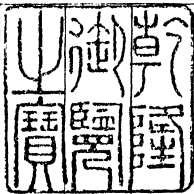
謙訐御史李高厚賂劉瑾琰往按直高瑾怒假他事
下琰詔獄褫其職罰米四百石起左副都御史總督
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右都御
史巡視浙江賊王浩八聽撫寧紹颶風民漂沒萬數
出帑金賑救而大築堤於蕭山會稽凡五萬餘丈乃
奏設兵備道守要害防浩八黨遣將擊斬其渠魁遂
城開化常山遂安蘭谿境內以靖復命總督漕運七
疏乞歸世宗初起故官凡三督漕軍民不嚴而肅琰

性清儉飯惟一蔬行李止三竹筍尋加戶部尚書嘉
靖元年召拜工部尚書冬改南京兵部加太子少保
未暮屢乞休加太子太保乘傳歸有司歲時存問卒
年八十有四贈少保謚恭介

宋鐸閬喜人成化庚子舉人西安府訓導陞夏津知縣
以公廉著艱歸父老贖以錢却不受後補山陽縣有
君子父母之頌

閻珪絳州人成化癸卯舉人任通州學正九年陞西安

府教授劉儲秀杜某方為童子家貧膏火無資珪識
之延之學與己子宗舜聯榻親為課業給以饗殮且
為杜完室相與七年陞國子監博士職滿歸後劉為
督學杜為方面相繼顯達珪故即窆而杜始聞臨冢
致祭哭之慟蓋恩誼所感也



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四